

策划:李卉  
执行:罗玉珍

## 前言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人们会在节日里与家人团聚,除了一家人坐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温馨,还有许多别的习俗是端午节独有,比如包粽子,这是一件古老又有趣的事情,粽子的味道就是一种乡愁,也是对家的牵挂,另外,在端午节当天菖蒲艾叶这种香草煮水洗澡,也充满了吉祥和美好的寓意。特做这个端午专版纪念这个伟大的节日,将大家写就的与端午有关的文章发表出来,也许能得到不少的共鸣。

## 母亲的白水粽子

依依

同事说有一家米粉店兼卖腊肉粽,口感特别好,劝我买几个尝尝。

我把呈肥胖三角形的腊肉粽放入蒸锅里,满屋腊肉和糯米的撩动着女儿的神经,她惊喜地问:“是什么呀?好香!”

我把粽叶扒开,将粽子切成小块放入女儿的餐盘,告诉她这是今天的腊肉粽早餐。女儿吧唧着小嘴香地吃着,赞不绝口,但我却没有吃的欲望。看着这被我切碎的漂亮的腊肉粽,我想起多年前母亲的白水粽。

以前,每年端午来临之际,母亲都会给我们几姊妹包上一捆粽子,煮熟了挂在门背后。于是门背后就成了我们几姊妹找寻快乐的“窝点”,我们把尖尖的糯米粽送进嘴里,饱满的清香在我们舌尖跳跃,挑拨我们的味蕾,为了这清香常驻唇间,我们便小口小口抿着吃。至于为什么在端午节要吃粽子,母亲没有告诉我们,她只是慢悠悠地说着一句话:“前人兴,后人跟。”

母亲把包好的粽子放入沸腾的滚水中,叮嘱我们看好火。火太大会让沸水冲破粽身,火小了又无法让每一粒米都得到沸水的滋润。我们几姊妹专心致志地守护着,母亲此时又说:“把盖子盖好,不要敞气了。”我明白,要让每一片粽叶,每一粒米都活起来,就得把盖子盖紧,它们在沸水里洗澡戏耍,才会被煮得更加滋润香透。煮上一两个小时,粽子妹妹就可以出锅了,母亲从锅中小心翼翼地提着它们,再将其温柔地放入笊箕,一股升腾着“仙气”的粽子乖巧地瘫在我们面前。母亲笑盈盈地说道:“热糍粑,冷粽子。”馋猫似的我们用狐疑的眼神看着母亲,但也没有细问。后来,当我们都成了母亲,才明白为什么糍粑要吃热的,粽子要吃冷的。因为热心的糍粑才装得下豆面的清香,冷静的粽子才品得出草木的清香。母亲把粽子分给我们,每人一个,我们狼吞虎咽地吃着,母亲则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小时候我们把吃完扔掉的粽叶用来“过家家”,泥巴当成是糯米,瓦片便是我们的大铁锅。粽叶很黏,还沾着剩下的一些黏糊糊的熟糯米,这让我们生出一个新的想法——去摘粽叶。我们疯跑在山间和田野上,可惜并没有找到。沮丧的我们把失败的秘密告诉母亲。母亲则甜滋滋地抿嘴笑起来,耐心地告诉我们:“粽叶喜欢长在阴沟里,坟堆旁,虽然植株矮小,但采摘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母亲不让我们去采摘粽叶,可我们还是不听话地跑去,还把辛苦摘来的粽叶兴奋地展示在母亲眼前。母亲则把我的劳动成果绑好,放入清水中泡起来,说这样是为了不让粽叶干枯卷曲。等到端午节的时候,再拿出来用井水一张张洗净,一张张铺直,把头尾掐去,便是粽子的外衣。

看到木桶里的粽叶越来越多,我们也越来越兴奋,可母亲说过,一年最多用一升糯米包粽子,我们又有点沮丧,这太少了,粽叶多了,很多就用不上。我们选择嫩黄色又无雀斑的粽叶留下,其他的留着“过家家”。我们在“过家家”里感受着母亲的爱,回味母亲寡言少语只是抿嘴笑的样子。

后来,我们都成家立业,生活水平也提高了,板栗味、腊肠味、五香味等各种味道的粽子闯入我们的生活,我们贪婪地品尝着每一种奇特味道的粽子,交口称赞着这些美味,但是却没有一种是母亲的味道。因为现在,母亲走了,永远地走了……

## 包粽子

李真真

这些年我都回家过端午,一方面要回去陪陪家人,另一方面想呼吸一下清新的乡间空气。尤其夏天来了,乡下山多树多,凉快些。

端午节不仅有粽子吃,瓜果也成熟了,比如杨梅、黄李子、奈李、西瓜、桃子……可以吃个够。

我小时候会包粽子,但是后来去上学,都是买粽子吃,回家过节也只吃不包,渐渐地就把包粽子的过程忘记了。其实小时候我不是很喜欢吃粽子,但为了节日氛围总会吃几个,这是为了让妈妈高兴。我吃东西非常重口味,觉得没啥口味的食物吃起来没意思,而我妈又只包碱水粽白水粽,顶多放一点花生和豆子,糯米本身就没有什么味道,花生豆子也一样,包在一起虽然也有粽香,但总觉得差点什么,所以我只吃得少。

我是个非常地道的湖南人,是个吃辣大王,我爸吃辣也很厉害,很小的时候我就跟他一起吃辣椒了,菜里面没有辣椒我们都吃不下饭。那时候的孩子吃粽子都蘸着白砂糖,比如表弟、堂妹,蘸好多糖,只有我不蘸糖,我喜欢蘸着辣味的菜汤和放了盐的辣椒面。我还不喜欢吃甜食,别人喝粥放糖,我喝粥都放盐,或就着有辣椒的菜。虽然我爱吃辣椒,但是粽子里面不好放辣椒,煮熟了辣椒就太烂了,不香。不过粽子里放肉是可以的,这能满足我爱吃肉的习惯。

很多年前,第一次在超市里看到好多粽子,五花八门,什么样口味的都有,腊肉的、咸鸭蛋的、鲜肉的……令人眼花缭乱。我才知道原来粽子还能够这样包,还能够放这么多料,我大为惊讶,心想如果小时候坚持让妈妈在粽子里放些肉啊蛋啊盐啊五香粉啊之类的东西,也许就更加美味了。我记得有几回吃粽子吃到一半不想吃了,背着妈妈偷偷扔掉,被一条路过的狗吃掉了。如果放了那么多料,我才不会不想吃。

我觉得做事情不一定要太遵循前人的方法,可以大胆尝试新做法,这样会更有意思,也许能够打开一片新天地。

多年过去了,我参加工作后仍然没有时间包粽子,想吃也都是自己买。前两年我心血来潮,决定自己做粽子,做一些想吃的口味。因为喜欢吃肉,我决定要包一种放腊肉的粽子。

以往我们回家过节,妈妈已经把粽子都做好了,那年我跟她说:“等我们回去做吧,我很多年没有包粽子了,我想试试。”妈妈把材料准备好,一些上好的自家种的糯米,一些新鲜的粽叶,还准备好多料,比如红豆、白豆、花生、红枣、蛋黄、香菇、腊肉、鲜肉、香料粉……有甜有咸,都尝试一下。

端午的清晨,妈妈等我起来便开始准备包粽子。粽叶放在一个很大的盆里,另一个盆里放着糯米,还有菜,以及绑粽子的绳子。我做事很粗糙,不像个女孩子,但我记得小时候包粽子很厉害,动作很快,现在已经忘记怎样将粽绳稳妥地绑在粽子上,因为左手右手没法合作,总是把粽叶里面的糯米漏出来。妈妈手把手教了我很多次,我才把过程记下来,包了几个之后才得心应手。

忙活了一上午,终于包好了几十个粽子,有好多种口味,一部分自己吃,一部分送给亲戚。我包了几个最想吃的腊肉粽子,因为爱吃肥肉,我还特地放了很肥的腊肉,我妈开玩笑说:“等会儿煮着都怕会流油哟。”我说:“那挺好,那个好寓意,好多人都希望自己富得流油呢!”

我在自己做的腊肉粽子上做了记号,放进锅里可以开始煮粽子啦。我负责烧火,一边烧火一边在火坑里面煨红薯,红薯是我妈在集市上买的,因为新种的红薯还没有长大。我边烧火边听歌,然后把煨熟的红薯扒拉出来,放在地上凉着,我老妹最爱吃煨红薯了,因为在火里煨熟的红薯奇香无比,比蒸红薯煮红薯都要香。但我没吃,因为我要留着肚子吃我的腊肉粽子。

烧了很长时间的火,粽子的香气在灶房里弥漫开来,我问到了各种各样的香气,这些香气融合在一起,就是一大锅粽子的香气。

把煮熟的粽子放在盘里凉一会儿,我找出了腊肉粽子,揭开粽叶后的那种香味真是迷人极了,我一下子吃了两个。我的爸爸也喜欢吃腊肉,他吃东西跟我一样重口味,觉得将腊肉和糯米组合做的粽子香气扑鼻,别有一番风味。吃完后他说:“这个好吃,比你妈以前做的只放花生的粽子好吃些。”我妈听了之后,哈哈大笑,她说:“那好啊,我也是怕麻烦才没有创新,以后要是还想到了别的口味,还可以再做,把粽子做出更多的花样,更好的滋味,这也是端午一乐啊。”

又是一年  
端午节

兰儿

“端午节放假,带孩子回来玩两天。你爸准备过两天去摘一些野生粽叶包粽子等你们,他说那个味道正,比你们买的好吃。”妈给我打电话说。

“孩子正好节前一天要过级考试,考完太晚的话我们就不来了,反正第二天就要返回来,时间都在路上,太累。”我说。

“哦,这样啊,那不能耽搁孩子,实在不能来就算了。”妈虽说这样安慰我,但我还是能听出她语气中的失落。

挂断电话的我心里总感觉空落落的,脑海里不断回想着母亲那伤感的语气,思绪已然回到儿时……记得在我的童年,除了春节之外,我们家很少过端午这种氛围比较浓厚的节日。于是,每当端午的时候,我们姊妹几个都羡慕别人家:大人们早早地就制一些菖蒲艾草挂门上,洒一些雄黄在房子周围,用大蒜煮几个鸡蛋,每人吃一个,消灾辟邪,还会包粽子吃。

而母亲,似乎有着永远都干不完的活,能煮几个大蒜加鸡蛋给我们吃就不错了,顺路看见艾蒿时割一棵回来挂门上,不顺路根本就不去管这档子事,也从来不给包粽子。那时候我就想:母亲是不是从来都不想去过这些节?或者母亲根本就不会包粽子?这些疑惑随着我们的成长渐渐淡化在艰苦的日子里。

多年后我结婚生子,为了帮我带孩子,母亲曾与我同住两年。来我家的第一个端午,当我起床时,就看见母亲在厨房忙活着泡米准备包粽子,而灶台上放着一小捆粽叶。当时我觉得很惊讶,心想:母亲不是从来都不会做这些么?看见我起来,母亲说:“刚刚出去买艾蒿,看见这个粽叶很好,就买了一点准备自己包,你们在外面买的粽子吃起来总觉得少点味。”听着母亲的话,我冲到门外一看,果然门框两旁已经挂上了两株菖蒲和艾蒿。“我还买了一点雄黄,一会儿兑在酒里,每个人都喝一点点,然后在门外洒上一些驱虫。”母亲高兴地跟我说。

“大蒜和鸡蛋我都放阳台晒起了,一会儿你们吃完早餐就煮,一人吃一个祛病消灾,大家都健健康康无病无灾。”在母亲的絮絮叨叨中,我的泪已溢满眼眶……原来,不是母亲不想过节,是她根本没有时间,因为父亲常年上班,把地家里所有活计都丢给了母亲,还要照顾我们姊妹几个,疲惫的她来回穿梭在地里和家里,已分身无术;原来,不是母亲手拙不会包粽子,是她根本腾不出那双被锄头磨出老茧的手来为我们包,她那黝黑而布满茧子的手走在庄稼地荆棘林和锅碗瓢盆时,早已不堪重负。而今,我们几姊妹都长大,再也无需母亲苦累,母亲当然也能像别人家一样,每个节日都能好好过一把了。

“万爱千恩百苦,疼我孰知父母?”泪光中,看见的是母亲那斑驳的白发和期待的双眸。早年,为了我们的成长,母亲未能给予我们一个个完美的节日,哪怕是春节都未能及别人家的三分之一浓厚;而今,我们都成家立业在外,母亲也清闲下来,于是在每个节日都尽一切办法准备最好的味道,只为等候她的儿女们回家!

“妈,我决定回来,再晚都回来。”从回忆中回来,我赶紧擦干眼泪,重新拨打了母亲的电话。

“好,那就让你爸多摘点粽叶,我多包一些粽子……”母亲特别高兴地说。

## 瓶供菖蒲端午景

路来森

端午时节,菖蒲花应时而开。

开在水岸边,也开在浅水中。花多为金黄色,是一种明明净净的黄,是一种柔柔软软的黄,这种明黄的色彩,让人想到天空的明媚,想到初夏的和煦。而蒲叶,则是细细长长,片片耸立,直刺天空,如一把把锋利的绿色之剑。

我一直认为:菖蒲花,是专为五月而开的。

所以,中国人才因时令而联想,因形状而赋意,给予菖蒲花一些特殊的内蕴。

比如,端午时节,家家户户门楣上要插艾草,插菖蒲。据说,都是为了“辟邪”,然则,插菖蒲,为什么就能辟邪呢?

《本草纲目》曰:“菖蒲,一名水剑。”何以谓之“水剑”?或许,就是因为菖蒲生长于浅水之中,叶片又片片耸立如剑吧。因为“叶片如剑”,也就有人干脆称呼菖蒲的叶片为“蒲剑”。吴曼云《江乡节物词》小序云:“蒲剑,菖蒲为之,利以杀鬼,醉舞婆娑,老魅亦当退避。”这虽然很有些“想当然”,但端午之所以插菖蒲的缘故,却是讲得很明白了。

古人,似乎也明白这个道理的“荒谬”性,所以,就有人写了一首打油诗,戏语之中,略表嘲弄之意:“破他鬼胆试新刚,三尺光莹石上青。醉里偶然歌斫地,只怜蒲柳易先零。”

以蒲为剑,能否真的杀鬼,不得而知;不过,醉舞之下,以“剑”斫地,蒲剑易折,却是必然的了。端午时节,饮“菖蒲酒”。

《岁时杂记》:“端午,以菖蒲或缕或屑泛酒。”该书,又引“坡词注”:“近世(唐五代以来)五月五日,以菖蒲酒而饮。”一直到清末民初,饮菖蒲酒,已然成为了一种习俗。

不过,这和“蒲剑”的“想当

然”不同,端午饮“菖蒲酒”,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李时珍《本草纲目》曰:“菖蒲酒,治三十六风,一十二痹,通血脉,治骨痠,久服耳目聪明。”更早的《神农本草经》则曰:“菖蒲可以延年。”

既能治疗多种疾病,又能延年益寿,看来,“菖蒲酒”大是有益于人也。

不过,我更感兴趣的,还是顾禄在其《清嘉录》中,对菖蒲端午用途的一条记叙:“五日,俗称端午。瓶供蜀葵、石榴、蒲蓬(“蒲”,是指菖蒲;“蓬”,是指飞蓬)等物,妇女簪艾叶、榴花,号为‘端午景’。”

不是“辟邪”,不是“治病”,而是“瓶供”,作为端午“一景”。

顾禄《清嘉录》,是记吴中“岁时景物”的,所记风物,从地域上看,主要是指今之苏州一带。蜀葵、石榴、菖蒲,是五月应时之花,故尔,以之“清供”,就极大地彰显了时令之美的特色。

我在这里面,看到了旧时苏州人的一份风雅。苏州,属于水乡,想来浅水、岸边,菖蒲花是无处不在的。清晨踏露青行,顺手拈几枝菖蒲花,带回家,找一只青花瓷瓶,将拈下的菖蒲花,清水供于案头,叶绿花黄,青花瓷瓶“天青色等烟雨”,几枝菖蒲花优美地亭亭玉立,这是怎样的一道风景?又是怎样的一种美感?

回眸一望,看一眼,你就记住了这个端午,你就记住了这个五月。你甚至迅速就联想到家乡的那条小溪,还有溪岸边金灿灿的菖蒲花。

天蓝蓝,水清清;叶绿绿,花灿灿;水映蓝天,花影水中,浮光掠影,和谐生趣。

你会觉得:这个五月,可真是明媚到了极点;这个端午,可真是风情到了极点——因了几支瓶供的菖蒲花。

## 几番苇叶黄又青

傅小芳

那天我遇见了今年的苇叶。

在一户人家门口,一个衣着休闲的男人慢条斯理地吃着粽子,上面剥开的苇叶像两只小翅膀飞进我的眼里。我经过他跟前时他抬起眼漫不经心地瞟了我一眼,悠闲淡定,好像无比幸福。巷子里很安静,空气里弥漫着煮苇叶的香气,一条小黄狗摇着尾巴跟了我很远。

到了端午就随处可见粽子了,也标志着苇叶一生鼎盛时期的到来。

我喜欢吃粽子,可惜不会做,所以对那些能做出各种口味粽子的人女人满是崇拜。我的父亲也喜欢吃粽子,我每年端午把朋友们送我的粽子带给父亲和母亲,父亲会一边品尝一边即兴吟诗,一家人哈哈大笑。

那年去一个景区玩,特意请个导游从原始森林穿过去,在路上看到了许多苇叶,万分欣喜。我想着挖些回去种在院子里,再学会做粽子,父亲什么时候想吃了就可以随时给他做。导游说那样带回去种不活的,苇叶要长在这里的野外才行,并玩笑说:“犹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只好作罢。

我最是懒惰,一直记得要学做粽子可一直没行动,那颗懒惰的心总是窃窃寻找着借口:“下次吧,下次吧,我的苇叶还没种呢。”于是便一直没有去学,父亲终究没吃到过我亲手包的粽子。

这几天很多店家门口都摆放着苇叶,被顾客翻得凌乱,因着心底那些始终没种的苇叶,觉得蹲在地上的人拨弄的是我深

藏的再也无法走向父亲的心。

母亲常说,我特像父亲,不仅外貌,还有精神,几乎是父亲的再版。前段时间受邀去做几场讲座,紧凑的时间不同的内容,白天忙工作晚上写讲稿,几次做课件到凌晨,累到恶心想吐。这是否也如苇叶的韧性细腻呢?父亲若要晓得,一定心疼,他肯定宁愿我只做个居家的女子。

站在青石板巷子的出口,犹如站在时间的端口。

是哪年的端午呢?不记得了,只记得我一边吃着母亲端过来的粽子一边朝父亲撒娇:“爸爸,您和妈妈当年如果不生我多好,可以少受多少辛苦呢!”

“唉,生得好,生得好,如果没生你就没意思了!”父亲快速点头配合着我的顽皮。

当年的承欢膝下,恍如昨日。霎时,眼眶里溢满了泪。

若还如往年的端午,若我把亲手做的粽子端给父亲,父亲定会一边品尝苇叶清香的粽子一边即兴吟一首七律吧。